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分期研究^{*}

谢 欢

摘 要 以 1920 年文华图书科的创建作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诞生的标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回望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六个时期:①发轫期(1920 年—1941 年 7 月);②成长期(1941 年 8 月—1949 年 9 月);③转型期(1949 年 10 月—1966 年 4 月);④停滞期(1966 年 5 月—1976 年 10 月);⑤恢复发展时期(1976 年 11 月—1992 年 9 月);⑥突破变革时期(1992 年 10 月—)。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演进路径为:①专业化、规范化不断提升;②学校教育由单层次向多层次再向高层次演进;③培训教育始终是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形式;④图书馆学教育“盲点效应”愈演愈烈。参考文献 35。

关键词 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事业史 中国 教育史

分类号 G250.9

Period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XIE Huan

ABSTRACT

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Boone Library School in 1920 as the symbol of the birth of China's moder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China'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nearly a hundred years. Dividing the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into different periods will not only help us understand China's moder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istory more clearly but also contribute to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s or diversities among different periods and fin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moder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When dividing the periods of China's moder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istory,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librarianship development factors on library education. Besides that it also needs to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tself.

In view of the above considerations, the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divide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to: 1) initiation period (1920–July 1941); 2) growth period (August 1941–Sept. 1949); 3) transformation period (Oct 1949–April 1966); 4) stagnation period (May 1966–Oct 1976); 5) recovery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及其文化影响研究”(编号:17ZDA295)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研究”(编号:2018SJZDI125)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major project “A Study of China'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istory and its Cultural Influence” (No. 17ZDA295)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the key project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No. 2018SJZDI125) supported b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Jiangsu Education Department.)

通信作者:谢欢,Email: weizhaizhuren@163.com,ORCID: 0000-0003-3883-2382(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XIE Huan, Email: weizhaizhuren@163.com,ORCID: 0000-0003-3883-2382)

period (Nov 1976–September 1992); 6) reform and breakthrough period (October 1992–).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period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ainland China'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past 100 years as follows: 1)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2) library education in schools evolves from single level to multiple levels and to the high level, and the universities now are the main institutions carrying out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3) training is always the important part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4) the “blind spot effect”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as intensified, which means i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e educators concentrate most attention on how to help the patrons obtain the useful knowledge, hardly any on the reading, library as space and many other contents which are the reasons why people like the library. As a result,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falls short of meeting their profession's needs. 35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istory of librarianship. China. Education history.

0 引言

关于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起源,学界通行的一种说法是1913年克乃文(William Harry Clemons)在金陵大学开设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课程。不过,这一说法目前尚缺少确凿的文献证据,需要进一步考证^[1]。1920年建立的文华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作为中国第一所专门图书馆学校这一史实则毋庸置疑。因此,如果以1920年文华图书科的创建作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诞生的标志,那么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史。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走过的这百年,正是中国社会、历史经历巨大变革的百年,而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过光明,有过曲折,有过繁荣,有过落寞。作为社会文化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学教育,在过去百年中随着社会的变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科学合理地对这些历史阶段进行划分,不仅有助于图书馆学教育史的研究,更有助于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的把握与理解。

1 图书馆学教育史分期研究回顾

1.1 概念界定

在中国早期图书馆事业发展语境中,“图书

馆学教育”一词使用很少。在涉及当下我们所理解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时,更多地偏向使用“图书馆员养成”“图书馆员训练”“图书馆教育”等词,而其中“图书馆教育”一词使用相对较多,但该词除指专业教育外,还包括面向社会大众的社会文化教育^[2]。本文所谓的“图书馆学教育”仅指面向图书馆职业的专业教育。

历史分期,简言之就是对历史的阶段划分。通常而言,历史分期包含两种,一种是自然分期,即基于被描述历史对象的自然阶段特征划分,如中国古代的唐朝、宋朝,清代康熙时期、乾隆时期等,这种分期相对简单,具有明确的标准。第二种是理论性的分期,或者说认识性的分期,即依据某一特定的标准将选择的连续事实及一定的观念体系划分为不同阶段^[3]。就图书馆学教育史而言,如果是自然历史分期,可以分为中华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而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理论性的历史分期,即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发展史进行划分,如无特殊说明,下文涉及的历史分期都是指理论性的分期。

就地区而言,由于文献所囿,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历史,香港、台湾、澳门地区暂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1.2 研究回顾

关于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分期问题,就目前

学界已有研究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包含民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在内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整体划分研究;另一类是对百年图书馆学教育史中某一阶段(主要是1949年以后)进行划分。

1.2.1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整体分期研究

1996年戴滨发表《我国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的历史变迁》一文,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划分为:创立与初期发展时期(1920—1949)、调整与稳定时期(1950—1966)、停顿与不正规恢复时期(1967—1977)、迅速发展时期(1978年至今)^[4]。2000年,郑章飞等人出版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概论》一书,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起步时期(1920—1949)、调整时期(1950—1977)、发展时期(1978—)^[5]。2009年,王子舟发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九十年回望与反思》一文,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九十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总结,作者将这段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开端及第一个繁荣期(1920—1949)、图书馆学教育第二次繁荣及其跌落(1950—1977)、图书馆学教育的第三个繁荣期及其走低与再兴阶段(1978—2008年)^[6]。201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一书,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划分为萌芽期(1920年代以前)、初创期(1920—1977)、重建转型期(1978—2000)、创新发展期(2001年以来)四个阶段,其中初创期又分为创建期(1920—1949)、调整期(1950—1965)、停滞期(1966—1977),重建转型期又分为重建与再兴时期(1978—1991)、改革与转型时期(1992—2000)^[7]。2017年,肖希明发表《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互动发展》一文,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划分为:创建与初步发展期(1920—1949年),调整、发展、曲折、停滞期(1950—1977年),重建、改革与繁荣发展期(1978年至今)^[8]。

除了中文文献外,还有一些英文论著涉及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分期,如1985年Sharon

Chien Lin在《图书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上发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发展》(*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ibrary Education in China*)一文,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划分为早期发展(1905—1949)、新意识形态时期(1949—1976)、恢复与拓展时期(1976年至今)^[9]。1997年吴光伟、郑莉莉等人用英文发表研究中国高校图书馆学教育历史专文,将中国高校图书馆学教育划分为创始期(1913—1949)、优势期(1949—1956)、正常化时期(1957—1966)、停滞期(1967—1977)、复兴时期(1978—1983)、扩展期(1984年至今)^[10]。

1.2.2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阶段分期研究

所谓的阶段分期研究,是指对中国某一阶段图书馆学教育历史进行分期研究,从现有研究来看,主要是研究1949年以后的历史分期。如1989年肖东发撰文评述1949年以来中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将其划分为调整时期(1949—1956)、兴起时期(1957—1966)、停滞时期(1967—1977)、恢复时期(1978—1983)、提高时期(1984—1989)五个阶段^[11]。同年彭斐章与谢灼华也撰文将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划分为1949—1955、1956—1960、1961—1965、1966—1976、1977年以后五个时期^[12]。2009年陈传夫等在文章中将这段时期划分为1949—1966、1966—1976、1978年以来三个阶段^[13]。2010年,王知津等人将1978年以来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划分为恢复阶段(1978.6—1983.3)、发展阶段(1983.4—1992.7)、徘徊阶段(1992.8—1998.6)、调整阶段(1998.7—2003.10)、提高阶段(2003.11—)^[14]。2017年陈传夫等将改革开放年以来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划分成1981—1990、1991—2000、2001—2010、2011—2020“四个十年”^[15]。

1.3 研究评述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目前涉及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分期的文章,大多都是借助历史阶段划分来分析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取得的成就、存

在的问题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等,总体而言略显“宏观”,但不可否认已有的分期成果中,不少研究者都是重要阶段的参与者,他们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此外,现有的不少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分期研究缺乏对历史分期依据及标准的阐释,多是基于政治分期来划分。图书馆学教育有其独特性,虽与政治有密切关系,但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理路。通常而言文化、学术往往滞后于政治的发展,因此用政治分期来研究文化、学术的演变并不是十分恰当,反之亦然^[16]。因此,图书馆学教育能否切分成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相对客观、合理地切分?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

2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分期的依据

2.1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是否可以分期

上文曾提及历史分期的两大类型,除此之外,研究历史分期,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历史能不能分期?对于这一问题,至今仍有争论,很多学者认为,历史具有连续性,无法被人为切断,因此对于历史分期充满疑问^[17]。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历史有其连续性,但历史分期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其本质只是一种历史理解框架或者说历史认知模型,历史分期的结果也无法真正切割历史的进程。但正如有些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历史有如一部一直上演的戏剧,作为戏剧,是由不同的情节所组成,而情节总归有开始、有高潮、有过渡、有结束,对这些情节的划分,最终的目的只是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部剧^[18]。以中国历史分期为例,基本上已经习惯将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虽然这种分期也遭遇过不少质疑,分期的标准也一直争论不一,而这一历史分期结果,虽不是真理,但作为一种事实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人们在理解过去时,也已习惯先确定所要理解的对象是属于古代还是近现代亦或是当代,因为一旦确定其所属的历史时期,等于就是确定了一种参照,参照的确定有助于更

好地理解历史。

除了更好地理解历史之外,通过历史分期,我们还能探寻其中的变化规律,鉴往知今,发挥历史研究的“淑世”功用。职是之故,笔者认为历史是可以进行分期的,而历史分期也是有其价值的,图书馆学教育史亦是如此。

2.2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分期的依据

研究历史分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历史分期的依据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同样很难形成定论。历史分期,作为一种人为建构,其分期依据肯定存在很大的主观性,无法做到完全的客观。不过涉及历史分期的主观并不是盲目的主观,必须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

作为“西学东渐”产物的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诞生于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肯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通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又走出了具有其独特性的演进之路。如何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进行划分,其依据是什么,笔者认为,大致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①图书馆学教育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其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发展都紧密联系,因此在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分期时,要充分考虑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19];②图书馆学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活动,通过百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因此,在历史分期时,要充分考虑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历史本身的特殊性;③图书馆学教育活动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图书馆学教育旨在满足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求,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走向必然会对图书馆学教育产生影响,因此,在划分图书馆学教育历史阶段时,还必须考虑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④图书馆学教育活动,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对图书馆学教育认识的反映,因此在对图书馆学教育历史进行划分时,还需要考虑图书馆学教育认识的变化,这一点最集中的反映,就是图书馆学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图书馆学教育的目标。以上四点,就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

年历史划分的主要参考依据,但这四点并不是孤立的,往往会综合在一起共同对图书馆学教育产生影响,例如不同时期的教育目标的制定就是上述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对百年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进行阶段划分时,需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3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分期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以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活动发展理路为主线,以关键事件为节点,同时参考政治、科技、文化的影响,将百年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划分为如下六个时期:发轫期(1920年—1941年7月)、成长期(1941年8月—1949年9月)、转型期(1949年10月—1966年4月)、停滞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恢复发展期(1976年11月—1992年9月)、突破变革期(1992年10月—)。

3.1 发轫期(1920—1941年7月)

1920年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图书科,招收大学本科二年级程度及以上成绩合格者入学,学制二年,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正式诞生。此后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分别于1925年、1927年成立。除了大学之外,短期的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图书馆讲习会、南京东南大学暑期图书馆讲习科相继开办,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开始发轫。

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主要有如下特点。①以武昌文华图专为主。从1920年到1941年7月虽然有不少大学及中等院校开设图书馆学课程,但或是时间短暂,或是作为选修的辅系(如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其影响、成就都无法与文华图专相比,文华图专是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绝对主力。②图书馆学教育基本照搬美国。这一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由于处于初创阶段,缺少经验,加之中国图书馆事业刚刚起步,实践方面也缺少足够的积

累,因此课程、教学方式、教材选择等,基本都是学习美式图书馆学,所以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作中国的“美式图书馆学教育时期”。③图书馆学教育目标就是为图书馆培训人员,学时、课程都是围绕分类、编目等图书馆实务工作展开,学制短(文华图专只有两年),其本质是一种面向职业的“培训教育”(training),距离专业化的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程度尚有一段距离。

3.2 成长期(1941年8月—1949年9月)

1941年8月,“以培养社会教育专门人才,研究社会教育高深学术为任务”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简称国立社教学院)正式开学,该校图书博物馆学系(简称图博系)也于同期成立并开始招生,首任系主任为汪长炳,设置图博系的目的在于“培植图博事业之专门人才”^[20]。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此前虽有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但或存在时间极短,或因为辅系而没有独立招生,而图博系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国立大学中独立设置图书馆学学科之开始。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学制四年,毕业授学士学位,从1941年成立到1950年裁撤这十年时间,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陈铎、吴观国、邱克勤、许培基、韩静华等,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图书馆事业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1941年8月到1949年9月这段时间,也正好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成长期,期间虽然有抗日战争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图书馆学教育呈现稳步向前的态势。这段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有如下特点。①多元发展。相较于发轫期,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打破了文华图专一元发展的局面,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除了文华图专外,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相继成立并开始招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开始由点到面发展。②图书馆学教育专业化程度显著

提升。相较于发轫期的培训性质的教育,图书馆学教育越来越具备专业化的特征,越来越像一门学科,课程体系愈发完备,教学内容除了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外,还侧重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第二外语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培养。专业化程度提升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图书馆学教育人员对于图书馆学教育的认识也愈发深刻,图书馆学教育的目的不仅要培养图书馆事业专门人才,更要注重培养学生发展个性、完善人格,以致将来能够发扬文化、造福人群^[21]。③图书馆学教育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图书馆学教育通过前二十年的发展,学科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而图书馆学教育地位也随之提升。这一点可以从国立大学设立独立的图书馆学系,教育部公派留美考试中设立图书馆学学生名额^[22]中反映出来。除了国内地位提升以外,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在国际图书馆学教育大家庭中的地位也逐渐提升,如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与美国图书馆协会、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美国国会图书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1948年美国国务院决定从1949年度开始在国立社教学院图博博物馆学系设立图书馆人才训练中心^[20]等,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所取得的成绩。④这一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仍然具有鲜明的美式图书馆学色彩,但在学习美国的同时也开始重视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课程中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图书史等内容的比重较之发轫期有显著增加。

3.3 转型期(1949年10月—1966年4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对于当时包括图书馆学教育在内的中国各项事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就图书馆学教育而言,真正发生重大变革是从1950年开始,尤其是1950年2月,随着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的解体,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

经发展了三十年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迎来了转型变革时期。1950年2月1日,苏南行政公署依据“一方面努力创造典型;一方面普遍要求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促进进步与团结”^[23]的方针,正式批准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与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合并改革办法,裁撤图博系,其目的是“为建设新教育,改造旧学校”^[24]。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与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也开始社会主义改造。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重镇文华图专在1950年左右开始增设苏联的课程,其目的在于“便利中苏合作,增进中苏友好之基础”^[25]。而从1951年开始,图书馆学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明显加快:1951年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经教育部批准升为本科,同年西南师范学院设置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专修科;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文华图专由中央文化部接管,并入武汉大学,设图书馆学专修科;北京大学于1952年、1954年、1955年又先后创办了两年、三年制专科;1954年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取消;1956年11月3日,教育部下达文件,决定将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自1956—1957年度入学新生起改为图书馆学系,学制四年,原三年制学生仍为图书馆学专修科学生^[26],武大图书馆学专修科也于同期改为图书馆学系,招收四年制本科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由“向美学习”变为“以俄为师”,苏联专家雷达娅等人来华,指导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任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等进行指导^[27]。此后,图书馆学教育目标、教学内容也基本稳定,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4月这段时期可看作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转型期。

转型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特点包括:

①由变趋稳。在转型期,“变”是基本主调之一,学制、教材、指导思想等一直处于不停的变革探索之中,上文提及的北大图书馆学教育学制从本科到两年制专科,再到三年制专科,再到本科,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时期“变”的特点。而受“拔白旗”“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影响,图书馆学

教育也遭遇了不少波折,这也是转型期不可避免的“困难和痛苦”^[28],好在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教育整体还是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②党和政府对于图书馆学教育的领导得到加强。受苏联模式影响,“统一领导、集中管理”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主要特点之一,具体而言就是统一教学目标、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而这一模式影响深远。③图书馆学教育目标首要考虑的是思想性、阶级性。受时局影响,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首要强调的是思想性、阶级性,培养学生首要具备的是“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强调为“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29],强调图书馆教育要“配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教育”^[30]。④由大型公共图书馆承担的短期培训教育逐渐成为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这一时期,图书馆学高等教育由北大、武大承担(东北师大、中国科技大学、河北文化艺术学校等校虽也成立了图书馆学专业,但时间较短,很快就停办),但是面对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匮乏,不少大型公共图书馆开始举行短期的图书馆人才培养,如1957年由中央文化部、南京图书馆、江苏省文化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江苏省文化局与南京图书馆等单位主办的“江苏省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1958年北京图书馆开办干部进修学校等,此外各地还举办了一些图书馆业余大学、图书馆学函授班等,这些短期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对于这一时期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产生了重要的作用。⑤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昙花一现”。1964年北京大学招收图书馆学研究生,这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的开端,不过因为“文革”影响,中国第一批图书馆学研究生,并未毕业。

3.4 停滞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其影响逐渐波及中国各条战线,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也因“文革”的爆发一度中断。“文革”期间,学

校停课、教学设备受到破坏,图书馆学教师接受劳动改造,有些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还遭受严重的冲击。

1970年,中国大学开始恢复招生,采用推荐的方式,学制两到三年,这批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大学生)”。1972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采用“系馆合作”的方式,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恢复了中断六年的图书馆学教育,不过受极左思潮影响,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还存在很大问题,虽然招收了一部分工农兵学员,但教学秩序时常被打乱,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12]。这一现状直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之后才得以改变。虽然招收工农兵学员让图书馆学教学活动得到恢复,并且解放了一批教师^[31],为恢复高考以后的正常教学活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与1966年相比,并没有显著进步,基本还是处于停滞状态。

3.5 恢复发展期(1976年11月—1992年9月)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中国各条战线开始拨乱反正。1977年9月,教育部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高考,同年冬天数百万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也迎来了拨乱反正以后的第一批学生。从1977年到1992年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迎来了全面恢复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呈现出如下特点。①图书馆院校快速增长。1977年以后,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打破了“南北双雄”的局面,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纷纷设置图书馆学专业,图书馆学办学点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个省份兴起,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迎来了自创办以来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②多层次教育体系逐步确定。1977年南京大学图书馆率先在全国招收目录学方向的研究生(学位后由武汉大学授予),1981年11月,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正式获得了国家教委授予的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图书馆学研究生教

育开始发展。1990年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大、武大获得图书馆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更是图书馆学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图书馆学高等教育形成了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教育体系。除高等教育外,不少中等院校也设置图书馆学专业,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函授、自学考试等形式与学校教育共同形成了多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③探索自由发展道路。图书馆学教育领域开始解放思想,突破极左桎梏。受苏联模式的影响,1977年图书馆学教育恢复之初,仍采用统编教材、统一教学目标、统一教学纲要的方式,但是随着图书馆学教学点的增加,统编教材并不能完全适应各个学校的发展需求,于是各学校开始探索自编教材,以图书馆学基础概论这一课程为例,1980年代就出现了《图书馆学基础》(北大、武大合编,1981)、《图书馆学概论》(吴慰慈、邵巍,1985)、《图书馆学概论》(桑健,1985)、《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倪波、荀昌荣,1986)、《图书馆学导论》(黄宗忠,1988)、《图书馆学原理》(宓浩,1988)等教材,各地图书馆学教育开始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特发展道路。④探索新的学科教育增长点。这一时期,不少图书馆学院系开始探索新的学科教育增长点,以图书馆学专业为基础,开设情报学、档案学、编辑出版学等专业。⑤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再度恢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图书馆学教育的关注点再次转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不少欧美图书馆学学者被邀请来华访问,不少研究论著也被引介至国内,图书馆学师生主要留学国家再度转向欧美。

3.6 突破变革期(1992年10月—)

1992年10月,在全国科技情报大会上,当时的国家科委将使用多年的“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旋即改名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不久,北京大学图书情报学系率先改名为信息管理系,一时间,全国各大学图书馆学院系纷纷开始改名,或改成信息管理系,或改成信息资源管理系。北大引领的

这场“改名运动”实则反映了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的变革。2003年,美国7所图书情报学院院长齐聚北卡罗来纳大学,发起了信息学院运动(iSchool运动),组成iSchool联盟,强调信息(information)、技术(technology)与人(people)之间的联系,一时间北美图书情报学院纷纷加入iSchool联盟,不少学院也开始“去图书馆化”,这不仅对于北美,对于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开始变革,试图寻求突破。

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特点包括以下方面。①高等学校教育逐渐成为主流,中等学校、函授、成人教育等教育形式逐渐减少并消失。高等教育中,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稳中有降,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关于图书馆学本科教育,虽然近年来有贵州民族大学等院校新增了图书馆学本科专业,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呈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据截止到2018年的统计数据,图书馆学本科教学点约为23个^[32],而近年来图书馆学本科招生愈发困难,很多院校虽然设有图书馆学专业本科,但是学生人数非常少,某些年份还会出现断招的现象,近年来关于取消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的声音也是层出不穷。与此相对应,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则快速发展,2004年,图书馆学研究生学位点首次超过本科生,之后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不少学校也将重点转向研究生教育。2009年,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制度的施行,更是推动了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②图书馆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开始由图书馆职业向更为宽广的信息管理职业突破,不少高校也将图书馆学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具有现代信息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适应这一目标,图书馆学教育开始大力改革,以课程名称为例,“分类法主题法”改为“信息组织”,“文献编目”改为“信息描述”,“参考咨询”改为“信息咨询”,“馆藏建设”“文献资源建设”课程改为“信息资源建设”等,但是对于图书馆学核心知识的探索却并未与之同步发展,图书馆学一些所谓的核心课程,略显陈

旧。③学科群快速发展壮大,但图书馆学却开始萎缩。1993年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分别从历史学、理学两个门类中抽出组成一级学科,1994年国家社科基金也设立单独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门类,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群整体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发展壮大,然而图书馆学本身却开始出现萎缩的迹象。④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职业之间的隔膜逐渐增加^[33]。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但吊诡的是,很多图书馆不愿意招录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而另一方面是图书馆学学生(特别是本科生)也不愿意去图书馆就业,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事业发展之间的鸿沟愈演愈烈,如何弥补这一鸿沟,也成为当下图书馆学教育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⑤图书馆学教育规范化程度提高。200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教学专业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教指委的主要工作是聘请有关专家对本科教学进行研究、咨询、指导、评估、服务等,图书馆学教指委成立后,定期组织会议就图书馆学教育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研讨。⑥以行业协会领导的短期培训教育发展繁荣。新世纪以来,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等行业组织牵头的针对图书馆员的短期培训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之外的重要补充,对于提升非图书馆学专业出身的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效果显著。

4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演进路径

上文曾论及,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的分期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同时也为了从这段历史中总结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规律,从上文来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发展史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学校教育专业化、规范化不断提升。学校教育已经发展成为图书馆学教育的主要形式,从近百年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史来看,学校教育的专业化、规范化程度不断提升,作为一门独

立学科的图书馆学,要在高等院校生存发展,要与其他学科对话,不得不提升其专业化、规范化程度,而专业化、规范化程度的提升又能反哺图书馆学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但学校教育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图书馆学界与业界的鸿沟。

(2)学校教育由单层次向多层次再向高层次演进。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诞生之初主要为高等学校教育,此后逐渐发展形成了包括函授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等教育、函授教育逐渐取消,高等教育再度成为图书馆学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2004年以来,高等教育中本科教育逐渐萎缩,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图书馆学学校教育向高层次演进。

(3)培训教育始终是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形式。从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诞生之初到当下,短期培训教育从未间断,这始终是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形式。行业协会主导的培训教育如何与高等学校主导的学校教育有效配合是图书馆学教育需要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

(4)图书馆学教育“盲点效应”愈演愈烈。图书馆学教育自诞生以来对于技术的关注度就远甚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其核心价值一直遵循为用户搜集、保存、组织、提供“有用的知识”(useful knowledge)这一原则,对于何谓“有用的知识”暂且不论,但是这一使命贯穿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的历史,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资源建设等课程至今仍然是各图书馆学院课程的核心内容,培养目标也是强调“对于信息的管理”。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用户无需借助图书馆便可快速获得其所需要的“有用的知识”,图书馆学教育开始出现问题并受到质疑。美国著名图书馆史专家维冈(Wayne A. Wiegand)2015年出版了《生活的一部分:美国人民的公共图书馆史》(*Part of Our Live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一书,书中维冈采用“用户生活中的图书馆(library in the life of user)”的

视角,对百年来美国公共图书馆用户撰写的与图书馆有关的论著进行了分析,总结了美国人民热爱公共图书馆的三个理由:获取有用的知识、阅读、图书馆空间,相较于获取有用的知识,阅读和图书馆空间对于用户的吸引力更大^[34]。为此,维冈也专门审视了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发现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一直以来只重视对于如何获取有用知识的研究,对于阅读、图书馆空间则缺乏足够的关注,维冈认为这是造成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35]。维冈的研究似乎也可以解释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存在的盲点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虽然近年来阅读推广是图书馆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但是这一热点并未很好地体现在图书馆学教育之中,如何解决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目前存在的盲点,维冈的研究似乎可以参考。

5 结语

历史分期,作为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解释框架或历史认知模型,不存在正确与不正确之分,只有可取与不可取、合理与不合理之别。本文尝试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进行分期,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过去、总结经验,更从容地面向未来。图书馆学本质是“人学”,图书馆学如何找回自我、提升自我、发展自我,是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 [1] 顾烨青,郑锦怀.金陵大学1913年开设图书馆学课程之疑[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3):50-52.(Gu Yeqing, Zheng Jinhuai. Did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first open a library science course as early as in 1913? [J]. Journal of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3):50-52.)
- [2] 谢欢.“图书馆教育”一词含义的历史演进——基于对各时期代表性图书馆学通论性著作的概念史考察[J].图书情报知识,2016(6):32-41.(Xie Hua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phrase “librar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study of typical basic theoretical works of China’s library science with the conceptual history method [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6(6):32-41.)
- [3] 赵轶峰.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J].史学集刊,2001(4):1-6.(Zhao Yifeng. The concept of periodiz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ical compilation[J].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2001(4):1-6.)
- [4] 戴滨.我国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的历史变迁[J].图书情报工作,1996(5):72-74.(Dai Bin. The changes in regular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J].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1996(5):72-74.)
- [5] 郑章飞,黎盛荣,王红.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概论[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19.(Zheng Zhangfei, Li Shengrong, Wang Hong. An introduction to China’s library education[M].Changs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Press, 2000:19.)
- [6] 王子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九十年回望与反思[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6):70-78,96.(Wang Zizhou. The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nine decades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J].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09(6):70-78,96.)
- [7]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3-16.(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M].Beijing: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14:13-16.)
- [8] 肖希明.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发展[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3):4-15.(Xiao Ximing. The centennial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society in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7(3):4-15.)

- [9] Lin S C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ibrary education in China[J] . 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1985, 20(4) : 368-386.
- [10] Wu Guangwei, Zheng Lili, Shao Youliang, et al. Library science training in higher education[M] // Harris J.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in China. London and Washington: Mansell Publishing House, 1997: 23-54.
- [11] 肖东发. 中国图书馆情报学教育四十年(1949-1989) [J] . 图书馆学通讯, 1989(1) : 3-10. (Xiao Dongfa. Forty year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new China(1949-1989) [J] .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1) : 3-10.)
- [12] 彭斐章, 谢灼华. 评建国四十年来的图书馆学教育[J] .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3) : 110-115, 95. (Peng Feizhang, Xie Zhuohua. An evaluation on library education since 1949[J] .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1989(3) : 110-115, 95.)
- [13] 陈传夫, 吴钢, 盛钊, 等. 新中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历程与展望[J] . 图书馆杂志, 2009(8) : 3-10. (Chen Chuanfu, Wu Gang, Sheng Zhao, et al.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ese mainland from 1949 to 2009[J] . Library Journal, 2009(8) : 3-10.)
- [14] 王知津, 徐芳, 潘永超, 等.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三十年(1978~2008) 回顾与展望[J] . 图书与情报, 2010(2) : 23-29. (Wang Zhijin, Xu Fang, Pan Yongchao, et al. Review and outlook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on the 30 years (1978~2008) in China[J] .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10(2) : 23-29.)
- [15] 陈传夫, 陈一, 司莉, 等. 我国图书情报研究生学位授权“四个十年”研究[J] .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1) : 17-28. (Chen Chuanfu, Chen Yi, Si Li, et al. Forty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J] .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7(1) : 17-28.)
- [16] 安托万·普罗斯特. 历史学十二讲[M] . 王春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05. (Prost A. Douze Lecons sur l'histoire[M] . Wang Chunhua, trans. Beijing: Pei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105.)
- [17] 罗志田. 经典淡出之后: 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M] . 北京: 三联书店, 2013: 185. (Luo Zhitian. The tradition and the change of Chinese history science in the 20th century[M] .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185.)
- [18] 贝奈戴托·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 . 傅任敢,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86-87. (Croce B.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M] . Fu Rengan,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86-87.)
- [19] 肖希明. “国史”与“图书馆史”融合的历史分期——现当代中国图书馆史分期探讨[J] .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5(3) : 13-21. (Xiao Ximing. Integrating the periodization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ies: exploring the periodization methodology for the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J] .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5(3) : 13-21.)
- [20]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室.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M] . 苏州: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1948: 2-8. (Dean's office of 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 College. The sketch of 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 College[M] . Suzhou: 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 College, 1948: 2-8.)
- [21] 钱亚新. 图书馆教育的鸟瞰[J] . 教育与社会, 1948, 7(3/4) : 22-24. (Qian Yaxin. A overview of library education[J] . Education and Society, 1948, 7(3/4) : 22-24.)
- [22] 李明杰, 李瑞龙. 民国图书馆学教育编年(1913-1949) [J] . 图书情报知识, 2018(2) : 113-121. (Li Mingjie, Li Ruilong. A chronolog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13 to 1949[J] .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8(2) : 113-121.)
- [23] 一九五〇年苏南教育工作基本方案(草稿初稿) [A] . 江苏省档案馆, 档号: 7014-002-0802. (The plan of South Jiangsu's education work in 1950 (first draft) [A] . Jiangsu Provincial Archives, Record number: 7014-

- 002-0802.)
- [24] 苏南文教教育学院、社教学院合并[A].江苏省档案馆,档号:7014-002-0833.(The combination of South Jiangsu's Education College and 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 College[A].Jiangsu Provincial Archives, Record number: 7014-002-0833.)
- [25] 湖北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各学科教学情况调查表、学生意见调查表[A].湖北省档案馆,档号:GM7-1-97.(The survey on the teaching situations and students' suggestions of Boone Library School[A].Hubei Provincial Archives, Record number: GM7-1-97.)
- [26] 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图书馆学系的通知[A].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长期案卷目录(1951-1964).全宗号:九,目录号:十八,案卷号:46 转引自魏成刚.论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D].北京大学,2008:123.(The notice of transforming library science special course into library science department[A]. The long archives directory (1951-1964) of the library science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fonds no.:9; directory no.:18; file no.:46. Citing from Wei Chenggang.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Liu Guojun[D].Peiking University,2008;123.)
- [27] 刘国钧.回忆雷达娅专家[J].图书馆工作,1955(1):29-31.(Liu Guojun. Recall expert Redania[J].Library Work,1955(1):29-31.)
- [28]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286.(Tang Degang. 70 yea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一):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ciety and culture[M].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Ltd,1998:286.)
- [29] 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第一期学员集体编写.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文化学院(内部出版),1960:3-16.(The students of the first phase of the library research course in Culture Colleg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istic library science[M].Beijing: Culture College,1960:3-16.)
- [30] 《图书馆学引论》编写小组编.图书馆学引论(初稿)[M].武汉:武汉大学印刷厂,1963:1-11.(The Edit Group of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first draft) [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inting Factory,1963:1-11.)
- [31] 谢灼华.我与图书馆学的缘分[N].中国文化报,2018-05-25(6).(Xie Zhuohua. Meeting the library science [N]. Chinese Culture Daily,2018-05-25(6).)
- [32] 李秋实,肖希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制度的变革与前瞻[J].图书情报知识,2018(6):75-85.(Li Qiushi, Xiao Ximing. Changes and prospects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2018(6):75-85.)
- [33] 程焕文.高涨的事业与低落的教育——关于图书馆学教育逆向发展的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67-70.(Cheng Huanwen. Librarianship at high tide and library education at low tide[J].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01(1):67-70.)
- [34] Wiegand W A. Part of our live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1-6.
- [35] Wiegand W A. Falling short of their profession's need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2017(1):39-43.

谢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23。

(收稿日期:2019-01-21;修回日期:2019-11-08)